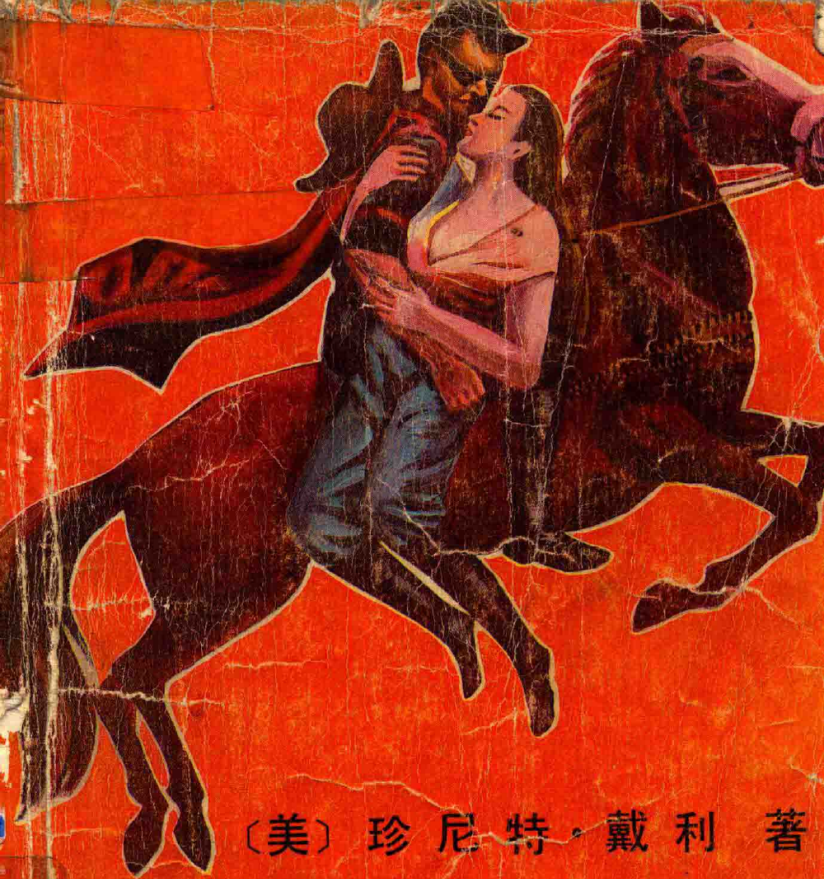




〔美〕 珍 尼 特 · 戴 利 著

被绑架的爱情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被绑架的爱情

〔美〕 珍妮特·戴利 著

文 思 译

文 越 校

责任编辑：贺铭华

封面设计：王旭

被绑架的爱情

Beì Bang jiǎ bē Ài qīng

〔美〕珍尼特·戴利 著

文思译

文越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0.5 • 字数：190 千字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207-30449-4/I·70 定价：2.5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美国当代众多的畅销书作家中，珍妮特·戴利堪称专写爱情浪漫小说的高手。在西方文坛，珍妮特·戴利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另一畅销书作家丹尼尔·斯蒂尔。《被绑架的爱情》一书问世后立即哄动美国文坛，多次再版，久畅不衰。

女主人公希拉·罗杰斯系巨富之家的千金，她体态婀娜、美艳动人，正处在充满美妙幻想的青春萌发时期。被贫穷困挠的青年布雷德，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对希拉拚命地追求，疯狂地挑逗，无耻的骗取了希拉的爱情，并怂恿希拉私奔。当布雷德占有了希拉的肉体 and 金钱后，即露出贪婪、自私、无耻的本来面目。生理的满足和心灵的反抗，使希拉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却又身不由己……。

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希拉和布雷德与一伙强盗相遇，布雷德因炫富而遭杀身之祸，希拉也被强盗绑架。在强盗们的独立王国里，希拉虽处孤立无援的困境，仍作极力反抗，但均告失败。被囚期间，强盗头子拉法格以他那男性的美和刚毅的性格震撼着希拉的心灵，他那近于野性的爱抚使希拉兴奋和激动，拉法格狂热和真挚的爱最终赢得了希拉的心。希拉眼里的强盗头子已成为

极具魅力的豪侠。被绑架的痛苦经历似乎已成遥远的过去，俩人在这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密林中，开始了富有浪漫色彩的爱情生活，希拉得到了西方文明世界不可能给予她的幸福和内心的安宁。

第一章

希拉·罗杰斯关上她的蓝色雷鸟牌轿车的门，手腕上扬起了一串金手镯的叮当声。她转身朝布雷德工作的旅馆走去，光滑的黄褐色披肩发在脑后飘拂。

空中没有一丝风，旅馆高耸的建筑物那边，被拦河坝切断的科罗拉罗河上水平如镜，下游的河面上，德克萨斯午后的阳光留下了一抹金黄的余辉，二月里凉爽的空气抚触着希拉的脸庞。

走向旅馆入口的时候，她的琥珀色的眼睛瞟了一下手表，时间差不多已经五点钟，她又姗姗来迟了。她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看得出来，她是惯于让人等候的。

希拉是家里的独生女，虽然她勉强承认她那慈爱的父母对自己有些溺爱，但她却决不认为自己被惯坏了。

布雷德可不纵惯她，她没法让他象其他男朋友那样随着她的指挥棒转，也许，那就是他使她着迷的许多原因之一。现在布雷德又该对她发火了，可是希拉此刻胸有成竹，她能够使他消除这种不快。

想到这里，她那敏感的双唇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掩盖了刚才略带沉思的神情；从她那闪烁的眼风和轻捷的步履来判断，偶然的过路人一定会以为她有什么神秘的愉快事情要对自己诉说。

希拉已经快要走到旅馆门口，才看到布雷德正和一个身穿旅馆制服的男人站在房子旁边，他那褐色的眼睛正狠狠地盯在自己身上。他肯定从她停车时起就看到了她，可是他却沒有招呼她，而宁愿让她浪费宝贵的时间到旅馆里面去找寻他，以此来惩罚她的迟到。

希拉犹豫地在门旁停住脚，眼睛盯着布雷德，她的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布雷德上身穿着黄褐色的旅馆制服，内衬一件白色羊毛衫，下装是黑色的，使他那本来就高大结实的男性身材更加醒目；他那一头金发散乱地垂在被太阳晒黑的前额上，漂亮的脸上显示出明显的男性气概，下颔的形状流露出傲慢的神情。他那付太阳神般的形象会使任何看到他的姑娘心里发慌。

希拉每次看到他，都会出现这种同样的反应。这时她情不自禁地觉得有些惊讶，她怎么会忘了他是这样惊人的漂亮。她觉得有些自责起来，虽然她不是有意作弄他，到底让他等了那么久。

可是她的步子仍然从容而又优雅，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朝他踱过去，她的脸上浮起迷人的微笑，略微带着歉意，当她抬手将飘散的金发拂回到耳后的时候，手腕上又扬起一串金手镯的叮当声。

“很抱歉我来晚了，亲爱的。”她的声音低沉而温和，意图平息他的气愤。

布雷德·唐森德板着面孔，急促地朝站在一处的同伴点了点头，然后用力地握住希拉的手，拉着她走到大楼的旁边。希拉痛得直喘气，尖声说道：“布雷德，你伤着我的手了。”

他放开了她已经被握得麻木的手，抓住她的双肩，粗鲁地把她拉到自己胸前。

“我可不喜欢这样久等。”布雷德低声咆哮着，嘴里喷出热气，低头去吻希拉的双唇。他的吻既带着惩罚，又带着征服的意味。希拉在他的拥抱中虽然觉得激动，却还是挣扎着想摆脱他的控制。布雷德更用劲地搂紧了她，压服了她的小小的反抗。希拉屈服了，仰回头去让他吻着自己敏感的颈部和喉头。

“我很抱歉，”她轻声说，闭上眼睛，一股炽烈的虚弱感流向全身。“我本来不想迟到的。”

“你每次都是这样说的。”他喃喃地回答，捏住了她的一只耳垂。

她的手指头轻轻地滑进他敞着的上衣下边，搂住他的肩膀，她感觉得到他肩部和背部绷紧的肌肉和他身上发出的热气。他的双手不停地在她腰部和臀部之间移来移去，迫使她更紧地贴拢自己。

他刚刚刮过的下巴上还带着醉人的麝香味，希拉深深地吸入一口气，辩解说：“最后一节课后教授叫我留

下来，因此耽误了时间。”

他抬起头问道：“这次是哪个教授？不过这倒还无关紧要，你是每一个教授的宠儿。”布雷德说着轻轻地撇了撇嘴。

“是本顿教授。”希拉没有理会他含糊的嘲弄，“他要对我才交上去的学期论文提纲作一些建议。”

“那么为了和那个干瘪的老蠢货谈话你就让我白等着。”他责问道。

“我说过我很抱歉。”

“也许我应该发现发现你到底有多么悔恨。”布雷德轻声说，褐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欲望。

希拉不出声的笑了一下，抽回双手放在布雷德的胸前，使两人之间隔开了一些。她感到布雷德的心脏在她手指头下激跳。

“可是你马上就得去上班了。”希拉对他说，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确切地拒绝他。

“是的，”布雷德说，吻了吻她。“我可不想匆匆忙忙地同你作爱。”

希拉心里一热，觉得脸上发起烧来，这倒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那种古老的诱惑和想要探索未知领域的恐惧。

“别说这种话。”她嘟哝说。

“我上班经常都可以迟到一会儿。”他提示说。希拉的脉搏因为那奇怪而兴奋的混合感觉加快跳动起来。

“不行。”她说，可是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否认什么。

他的嘴继续挑逗地吻着她的双唇，希拉的嘴颤动起来，流露出渴望爱抚的神情。可是布雷德这时却假装没有留心似地抬起了头，希拉急不可耐地伸手搂住布雷德的头，把它拉向自己的嘴边。

布雷德现在掌握了主动权，他接着了希拉递过来的双唇，他们的吻变得火热起来。希拉觉得自己的周围似乎燃起了火焰，她的双唇被布雷德的舌头急促地顶开；他的舌头在她的嘴里探索，这种引起快感的接吻很快将她周围的火扇成了熊熊烈焰，把他们同周围的世界隔绝开了。

“快来！布雷德。已经五点多了。”旅馆入口那边传来低沉而不耐烦的喝声。

布雷德猛地抬起了头，希拉象被冷水浇头似的一下子回到冰凉的现实里。她惶惑地感到有人已经看到了她放纵的举止，赶快缩在布雷德的怀中藏起来。

“我过几分钟就来。告诉老板我正在这里帮人家发动汽车。”

“我会为你打掩护的。”

脚步声在他们背后消逝了。一阵模糊的难堪感觉突然袭上希拉的心头，她挣脱了布雷德的拥抱。然而，刚才他激起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激情此刻仍然使她觉得虚弱无力，她把背靠到布雷德身上，他的双手熟练地搂住了

她的腰。

他的温暖的呼吸搔动着她的头发，希拉虽然觉得心口有点隐隐作痛，还是禁不住又激动起来。他那轻微的抚摸使她的皮肤一阵阵发热。

“狼狈吗？”他温柔地嘲弄说，“汤姆只看到我们接吻，没什么。”

“不是因为这个。”希拉把头偏到一边，否认着他的说法。

布雷德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把他的嘴贴到她脖颈上没被头发复盖的地方，他的双手按在她的腹部上，搂着她靠紧自己的胸膛。希拉情绪激动地接受着他的爱抚。

“我认为你不理解你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希拉轻声说。

“我这些动作？”布雷德轻声一笑，撩开她耳旁的一撮头发说，“希拉·罗杰斯，你除了喜欢嘲弄我之外什么也没干。”他粗鲁地搂紧她的腰，使她从彼此的肉体接触中体会到他那男性的火热需要。然后，他粗暴地指责说：“你用你的吻使我产生希望，可是一到关键时刻，你就退缩回去。我现在就该把你拖到旅馆的房间里去把你干掉。”说着，他的手按住了她的乳房。

“不行。”

“我不会那样干。”布雷德把她的身子扭过来面对着自己，他的表情严厉得有点吓人。“可是过去几个星

期里，有好几次你都想让我引诱你，你只不过象征性地抗拒了一下。用不着抵赖。”

希拉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他那么傲慢而且胸有成竹地相信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占有她，使她觉得恼怒，因为她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说的很大程度上是事实。

“那么你为什么没有引诱我？”她挑衅地反问。

“因为，我的被宠坏了的小姑娘，”布雷德嘲弄地说，“我不想象你其他的男朋友那样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当我们要作爱的时候，必须是我应你的邀请，而不是因为我压服了你的抵抗；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要一起上床的时候，只可能是因为你叫我这样。我不在乎那是在婚前还是婚后，但是你肯定会邀请我。”

“所有你说的……”希拉的嘴里飞出了唾沫，急于要反驳他傲慢的断言。

布雷德笑起来，用嘴盖住了她带着挑衅神情的双唇。希拉抗拒了几分钟，可是布雷德的吻象是施展了魔法，希拉暂时忘掉了她的自尊心，她的手又搂住了布雷德的脖子。

布雷德抬起头来，他那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洋洋自得的神情，他凝视着希拉布满困惑神色的脸，带着征服者的微笑命令说：“对我说你爱我。”说完，他箍紧了她的腰。

“我爱你。”希拉履行职责似的回答。

“而且你要信守诺言尊重我、服从我。”他背诵似

的说。

她刚要张嘴重复他的命令，突然想起了和父母那场谈话的情景，眼睛里的闪光不由得一下子消逝了。“我会这样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勉强地说。

布雷德注意到了她语气的踌躇和神色的变化，他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

“我和爸爸妈妈谈了我们的事。”

“怎么？”他脸上露出了严厉的神情。

“他们认为我们还不太成熟，现在就打算结婚还早了一点。”希拉说。

他猛地放开她、走开去，顿时暴露出了轻狂的性情。“我还不是你的最佳选择，他们就是这样对你说的，是不是？”他粗野地问，又一个劲地说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他们心爱的女儿来说，我是不是太穷了一点？我估计，他们之所以这样看不起我，就是因为我要用七年时间才能读完四年的大学课程。我没有生在你们那种富贵人家，这难道是我的错？我必须一边挣钱一边读书，难道也是我的错？”

“布雷德，请别说了。”希拉想阻止他辛酸的长篇大论。她说：“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只是认为我们现在就结婚不太明智。你要到明年春天才能得到学位，而且……”

“而且他们担心我们现在结了婚，他们就只好供养我们，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只好供养我。他们恐怕会

认为我娶你是为了你的钱。你清楚他们能用钱办到些什么，难道不是吗？”

希拉痛苦地意识到，一谈到钱就要触动布雷德的痛处，于是她说：“确实不是钱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等一年，以便你能不受拖累地完成学业，找到工作。一年的时间并不长，特别是在我们相爱的时候。”

他紧紧地盯着她问道：“坦率地告诉我，希拉，你的父母同意我作你未来的丈夫吗？”

希拉面露难色，迟疑着。她的父亲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只是碍于母亲的面子才勉强认可让他们继续保持关系，等一年再说。希拉心里明白，她父亲指望着她和布雷德不到一年就会分手。

“这就回答了我的问题了，对吗？”布雷德声色俱厉地说。

“他们也不是不同意你，”希拉急忙解释说，“他们只不过不象我那样了解你。另外，他们总认为我还是个小姑娘，看到我一下子要成为一个陌生男子的妻子，他们觉得很难接受。”

“你愿意再等一年吗？”

“当然不愿意。”她说。

“可是你看上去很无所谓。”布雷德掀开衣襟，双手放到身后说。

希拉表情夸张地扬了扬手，金手镯叮当作响。“你要我怎么办？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她反问道。

“我估计他们会指责我是在追逐财物。”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明显的讽刺。

“我父母亲一点没指责你，”希拉努力克制着火气说，“我承认我的父亲不太信任你，但是我母亲却并没有因此否决你。他们既没有认可，也没有谴责。”

“那么我应该感激涕零了？”布雷德嘲笑说。

“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她说。

布雷德的表情明显的不以为然，他眯缝着眼睛问道：“如果他们叫你不要同我结婚，你会怎么办？”

“但是他们没有！”希拉反驳说。

“如果他们那样干呢？”他坚持要她回答。

希拉咬了咬牙，回答说：“如果那样，我无论如何会和你结婚的。”

“我担保你会的！”布雷德喉咙里发出一声怪响，很难说是笑声，“其实我心里明白，你会不会另作打算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我另作打算，也不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希拉说着一转身走了开去。她打心底里厌恶布雷德的这一面性格。

他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扭转身来。希拉使劲挣脱，要甩开他的手。布雷德死死地抓紧了她，强迫她面对着自己。

“你敢再这样走开！”布雷德厉声说道。

希拉毫不退缩地盯着布雷德怒火中烧的眼睛说：

“放开我的手，你看看我敢不敢走开！”

“我不放开你。”布雷德的眼睛里突然布满了奇怪的钝滞神情。“你是我的，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一阵冰冷的恐惧感突然袭上希拉的心头，她强忍着手臂的剧痛，尽量语气平和地说：“你伤着我的手了，布雷德，放开我。”

“是钱的问题，不是吗？”他的手轻轻地松开了一点，眼睛里的钝滞神色消逝了。“你从来就养尊处优，当然不想过一种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生活。这就是你不打算同我结婚的原因，是不是？我没法让你保持你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钱就是你考虑的全部内容，对吗？”希拉责问道，“我不想一辈子都因为自己的父母亲富裕而惶惑不安，这不是我选择得了的。不论怎么说，我对这一点无能为力。”

“你从来就用不着考虑这一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我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幸运。我只有奋斗拼搏，有时甚至只有靠偷窃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人关照过我，他们总是想夺走我仅有的一点东西，现在他们又想夺走你。”

希拉皱着眉头说：“没有人想把我从你这儿夺走。”

“是吗？”布雷德酸溜溜地说，“现在你父母亲知道了我们打算结婚，他们会挑拨你对我不满，他们会出

钱叫人对你散布我的谎言，直到你相信为止。走着瞧吧。”

“没有的事。我父母不是那种人。”

“我估计他们和你一样纯洁无瑕。”布雷德轻蔑而且有些粗野地说，嘴角露出明显的侮辱神情。

“他们当然不是你所勾画的那种食人生番。”希拉飞快地反驳。

“你要么是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要么是天真得叫人无可置信，我……”

“布雷德！”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叫声打断了布雷德的话。

“你要干啥？汤姆。”布雷德没有掩饰对这种干扰的不痛快，瞪着眼睛质问前来叫他的男人。

“我没法整夜为你打掩护，”汤姆回答说，“如果你不想被解雇，最好马上进来。”

“我马上来。”布雷德恼怒地叹了口气说。

“最好这样。”汤姆甩下一句话，转身走了。

希拉心里暗暗为这场干扰觉得高兴。她无法忍受布雷德的那些挖苦话，无法容忍对她父母的不公道的指责，此时她心情恶劣，只想脱身离开，再好好考虑考虑。

“进去吧，布雷德。”她无精打采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也该走了。”

“别走，希拉。”他一把抓住她的肩头，让她扭过